

清华教育使我受益终身

○ 徐孝蔚（1959届动力）

我与大哥徐贻璜和弟弟徐有邻先后于1954年、1951年、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动力系、机械系、土建系。大哥1952年被分配留苏，归国后在石油系统工作。弟弟于1966年毕业，“文革”后又考入母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我于1959年毕业后，为支援大西南电力建设奔赴四川工作。另外，我的表哥钱祥（1958届机械）、我的女婿陈勇（1984级热能）都是清华校友。大家谈起母校的话题总是那么亲切，感谢母校的培育，为此生有幸作为清华人而骄傲。

紧张而充实的大学五年

我于1954年从上海考区考入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大学。期望学好本领，投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高潮中，报效

祖国。

那年淮河泛滥，京沪铁路中断。待水稍退，铁道部特为新生北上团开通专列。车经淮泛区时，满载意气风发的赴京学子专列行驶在一片汪洋之中，这真是一次奇特的人生经历。

新生进校后，先听教务长钱伟长有关学习的报告，以及马约翰教授关于健康的报告。高龄的马约翰教授声音洪亮，讲话不用麦克风，令人敬佩。紧接着细分专业及分班，开始了大学学习生活。同学们都来自各地中学名校，个个不甘落后，学习紧张而充实。五年中，虽然经历了十三陵水库劳动、反右运动、红专辩论、大跃进等带有时代特点的运动，但我们还是很好地完成了学业。特别是在三个方面获得很好的培养锻炼，大家成长为祖国的合格建设者。

第一，学习目的明确，为祖国建设而学习。那个年代青年学子的偶像就是奥列格、卓娅、保尔。特别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的名句，更是大家的座右铭。1959年毕业时，都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自觉服从分配。那年，除西藏政局不稳、台湾福建地处前线，全国各省都有我级同学分配前往。若干年后，大家带着在各自岗位上做出的成绩，校庆时从天南海北相聚母校，更是倍感亲切。



1989年校庆，“清华三兄弟”返校参加活动。
右起：徐贻璜、徐孝蔚、徐有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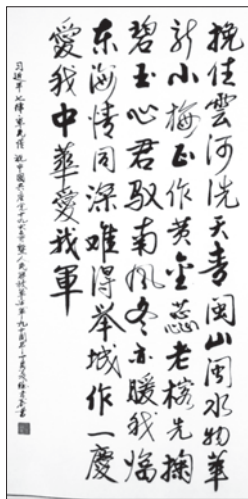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除一般的焊、钳动手操作和专业见习外，还有真刀真枪的专业实践，我在系里实习小电厂当过给水泵值班工，在工厂师傅帮助下处理过锅炉缺水事故。在校北关帝庙内土电厂建设中，我担任锅炉房疏水系统设计，并与工人师傅一起施工安装。工作大干快上，夜以继日。一次施工中，迷迷糊糊地脚上被烧红的钢管烫起了大泡，至今还留着疤痕。土电厂建设虽是大跃进的产物，但自己在理论联系实际、与工人打成一片的实践锻炼中的收获，却是实实在在的。

第三，注意全面发展。清华倡导学生不死读书，重视体格锻炼，参加社会活动。学校还有各种成绩不俗的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我就是清华击剑队建队队员之一，百年校庆时出版的《水木剑道》一书中，记录了击剑队的成长过程及我们老队员的回忆。

我参加了系里板报的出版工作，负责组织抄写兼做报头、刊头美工，锻炼了社



上世纪80年代末，与清华老师、同学在贵阳参加全国锅炉燃烧器交流会。左起：傅维镛（1959动力）、徐旭常教授（老师）、徐孝蔚、曾瑞良（1959动力）



徐孝蔚书法作品

会工作能力及美工水平。当时，我还创作了一幅大跃进时代带有科幻性质的《清华畅想曲》大幅漫画，被校刊《新清华》刊登。

尽职尽责踏实工作 37 年

1959年9月15日，新建的北京火车站首日启用。我乘当日始发列车奔赴大西南四川，投入祖国的建设洪流之中。我的前17年在基层电厂，后20年在电力局做管理工作。

入川第一个工作是建设内江白马发电厂。当年西南地区交通闭塞，工业落后，生活艰苦。又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住帐篷，每月口粮仅有21斤，少油缺肉。历时三年建成第一台机组发电。之后一直担任值长（值班工程师）工作，全权负责电厂每八小时内的安全生产。不久，“文革”爆发，四川派斗严重，各级管理几乎瘫痪，那时的的工作全靠自觉和责任心。不论是艰苦的建厂时期还是混乱的“文革”十年，我都和工人打成一片，团结全值同志，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保证了电厂的



徐孝蔚学长在练习书法

安全生产。

“文革”结束后，我先调至地区局随即又上调省电力局科技处主管科技工作。自此就特别关注先进电力科技项目的研发和推广应用。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局就开展了计算机的应用。组织了应用108机对川内四种不同容量汽轮机热效率进行计算，替代了繁重的手工劳动。又组织了PC-1500机的应用，并在1984年武汉华中工学院举行的全国计算机应用于汽轮机热力特性试验的交流会上进行了报告和交流。

在推广应用母校先进科研成果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80年代末，在四川推广应用了徐旭常教授的电站锅炉多功能燃烧器，稳燃及负荷调节性能良好，获四川电力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在贵阳全国电站锅炉燃烧器应用交流会上进行交流，并放映了实际运行效果录像，获得业内好评。

90年代初，郑洽余教授推荐了循环流化床这种电站锅炉新型清洁燃烧方式，可减少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的有害排放。那时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决意推动在工作过17年的白马发电厂首先参与该

技术的应用和研究。因为四川多产的高硫无烟煤更适合这种燃烧方式。再者，内江白马发电厂距自贡东方锅炉厂很近，便于科研合作。为此，我们联系郑教授的研究生邢伟分配来四川作人才储备；又邀请中科院热物理研究所正进行此项研究的王达三研究员（清华校友），来白马发电厂讲课做培训。更重要的是，促使内江一个小厂高坝发电厂，向电力部申报改造为循环流化床试验电厂获得成功。1992年，他们引进了芬兰奥斯龙公司410T/H（配10万千瓦机组）循环流化床锅炉。之后，白马发电厂续建了30万千瓦及60万千瓦机组的循环流化床锅炉（与清华大学科技合作项目），成为循环流化床锅炉示范电厂，为全国提供技术交流及人员培训做出了贡献。此项目最初由我从科技角度推动立项，之后进入规划基建程序后就没有再参与。但自己将白马发电厂建成循环流化床锅炉示范电厂的初衷终于实现，我颇感欣慰。

在几十年工作生涯中，我还有一段难忘的援藏工作经历。1990年，我被电力部选入援藏专家组，进驻西藏羊八井地热电站，帮助该厂建立和完善了有关规章制度和检修及更改工程计划的编制。工作一个月完成，由电力部陆延昌总工和生产司人员入藏审定验收，作为西藏电力生产管理示范性文件。工作期间，适逢江泽民总书记视察西藏。7月15日，由时任西藏第一书记的胡锦涛同志陪同，视察了羊八井电站。江总书记对我们专家组的工作给予热情的鼓励，并与我们合影留念。

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

我于1996年退休，首先参加了老年书法协会。临名家字画，既是学习，又是欣

赏。临写书画由简到繁，由小到大，最长一幅长卷费时一周，临画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长约6米。自己还学会了初步的裱画技能，常裱些小品送亲友，颇有成就感。

旅游是自己更胜于书画的爱好。为与大家分享自己积累的旅游知识，我于2000年一考通过了全国导游统考，成为四川省第一个“银发导游”，在多种媒体报道后引起轰动。因不满业界一些不良潜规则，我从不带队导游，多从事对导游的培训讲课及导游词的编写工作。只有一次例外，被省旅游局选入十多人的导游组，为国务院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会议的各省会议代表作导游讲解。

平时做的最多的是为省内外亲友及广

大游客作义务导游，讲解成都的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三大景点，十多年来应有千余人次之多。我的讲解风格有：1. 结合现实讲历史，即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2. 借助楹联点评人事，楹联短小精炼，既可欣赏写作技巧，又可感悟内容哲理。3. 积累史学研究成果，丰富自己的资料，使言出有据，讲解更有深度，大家游有收获。我的每次讲解几乎都以听众热烈的掌声结束，当大家知道我是毕业于清华的理工出身，更是赞叹不已。

十多年来，在自己的非专业领域做了一些工作，感觉非常充实，也因此实现了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

我们俩的水利人生

○赵洪林 冯婉玲（1967届水利）

我们俩于1968年9月被分配到甘肃，先后在兰州部队农场锻炼，农场锻炼后结婚。后在甘肃省农宣队搞农村工作，在靖远县当公社干部。直到1971年9月，才被抽到甘肃省一项大型水利工程——“靖（远）会（宁）电力提灌工程”上。

该工程从黄河提水，最大提水高度529米，设计流量12立方米每秒，灌溉面积30万亩，总干渠长72公里，主要建筑物有泵站、渡槽、隧洞和倒虹吸等二十七座。工程是在持续大旱10个月的紧急情况下全面开工的，口号是“大干400天，水上河畔川（总干渠全线通水）”，三万民工齐上阵，工地到处热火朝天。当时，水利工程技术干部十分缺乏，一个技术干部

就要承担十多公里长的总干渠渠道及其各类大小建筑物的施工技术负责。由于人手不够，就给每个技术干部配备了三四名中学毕业的民工当徒弟。

赵洪林一开始就承担了一个长656米的总干隧洞施工任务，因为是头一次接触实际工程施工，开始还真有点摸不着头脑，只好一方面向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一方面翻开书本抓紧复习、熟悉业务，边学边干。为了加快施工进度，还开了一个支洞，四个工作面日夜施工，每天都要忙于测量放线，指导开挖、衬砌、回填、检查质量等，工作十分繁忙。经过十个月的紧张施工，隧洞顺利竣工，质量良好，中线、高程偏差都在毫米级。